



[楔子]

XIE ZI

惊颺芙蓉梦

今日惊蛰。

从睡梦里被远远一声惊雷拽出，我走出延春阁，就着宫灯泻地的明亮侧耳倾听殿外：春虫还没有出来，什么声响也没有。

梦里的一切只剩了残缺的几句。

醉软烟花四月瘦，惊颺芙蓉梦。

尘烟绮年事，菱镜消磨，风雨黄昏骤。

隐隐想起来，其实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惊蛰这一天。

十年前。

当时我十三岁，她十八九岁。到现在我二十三岁，她还是十八九岁。

我至今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她的家乡是怎样的地方，她以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可是现在她在干什么，想什么，我又何尝知道？

那远远的惊雷，竟像劈在我的心头上。

夜风料峭。

我微微缩了下身子，从十三岁开始，我一直畏惧寒冷的东西。

我想她说得对，我其实从来就没有长大过。

十年，我固执地在十三岁的时光里等待她。

身后有人轻轻为我披上罩袍。

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张清远。她睡觉非常警觉，自然会知道。

张清远算是我现在最常眷顾的人。她以前是杨淑妃身边的宫人，我到淑妃那里时，她正脱下脚上的鞋子去拍掉在石桌上的一条青虫。于是我便向淑妃把她要了来。

对于这际遇，她自己都常常心存疑惑，问我原因。

“因为我喜欢你恶狠狠的目光。”我笑道。

后来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人在拍虫子。直到我烦不胜烦，狠狠禁了一回才停止。

其实她们都不知道，重要的原因是，张清远拍虫子的那张桌子，左边坐着的，正是我的母后。

我喜欢这女子那样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的态度。

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喜欢的人，才知道原来我需要的，并不是温柔顺婉的女子。

那时我曾经在夜里想过，假如她也能像其他女子那样，故意装作不经意地在我面前拍虫子，那我这一辈子就算圆满了。

可惜，我恐怕永远也看不见了。

她在她的世界里，而我被困在十三四岁的时光里，任凭身边有那么多动人的容颜，却永远只记得遥远的过去，她微笑着的眉梢和眼角。

即使现在我们见面时，什么话都倦于说出口，可是每每午夜梦回，我都能在锦被上清楚地画出她的样子，这么多年，没有一丝紊乱。

原来我从来也不曾忘记过她一点点。

“夜深了，皇上不如不要回去，就宿在这里？”张清远柔声问。

我抬头看看天空，北落师门在天中，光芒幽蓝。

“还未到子时呢。”

“那不如回去再睡一会儿？”

回头仔细看张清远，在宫灯下她的容颜变得嫣红，这似曾相识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

“不了，还是回去。”

辇车近东华门，我叫了停，下来在砖地上走了几步，这夜风夹着春寒，似乎要撕得世上万物都消失无踪。

“伯方。”

伯方忙近前来。

“明日没有廷议吧？”

“明日没有，直到十九日才有。”

我点一下头，说：“去……锦夔殿看看。”

他诧异地一顿，问：“夜已深了，不如明日报过锦夔殿再去，好让宫使准备着？”

我低声说：“不必惊扰她，朕悄悄去看一眼也就算了。”

锦夔殿在内宫城，一路行去，车马缓慢。在车上掀帘子一看，漫天风露，夹道杏花如雪，竟有吹到我袖中的。

就如当年的春日出游一般。

所有的锦绣缠绵，到最后都是这褪尽鲜艳的残片。

锦夔殿里已熄了灯火，走进去只觉得冷清。

制止了所有人，我一个人走进殿内。

这是我无比熟悉的地方。

正南门进来不是正堂，是假山，从假山侧过，是垂着薜荔的游廊，前庭嘉肃，花厅揖棣，殿后就是辰游池，她现在住在池边上的徊云阁。

在阁下站了一会儿，没有看到烛火灯光，想来她已经睡下了。这里很好，不像别的宫里，什么时候都要点着灯，老是睡得不安稳。

听旁边的海棠花簌簌地落，那淡红的花瓣落了满地也没人发现。除了天上圆月，谁也不知道。

终于觉得意趣寥寥，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回头要离开时，却发现她就站在月门处看着我。

在夜色中，她的脸色苍白得似乎要与身后的墙融为一体。

我的喉咙一下抽紧，什么也说不出。

她平淡地看着我，眼神波澜不惊，像看着月亮下最普通的一株海棠树。

而我，听到惊蛰的雷声，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劈过。

所有的事情都从这天开始。

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

那年我十三岁。

当时我在步天台上，看中天紫微垣。可是它没有任何动静，仿佛我的父亲还是安然无恙。

父亲昨日去世，留了遗诏说——

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遣使告哀契丹。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告诉他我很害怕，我跪在他的床前，在二月的寒冷天气里，一直发抖，眼泪冰凉。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直到留下最后一句遗言，他抓着我的手说：“善待天下啊，受益。”

我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我又如何面对天下？

我害怕，害怕尸体，害怕冰冷的东西。这害怕一直延续到现在，也许要跟随我一生。

父亲停在延庆殿。遵他遗诏，我于柩前即帝位。

接受了朝臣的三叩九拜后，我向内殿跪下：“请母后垂帘，以摄天下。”

两年前，即天禧四年，我十一岁。父亲因为久疾居宫中，朝政大权全掌在母后手中。当时宰相寇准密议奏请皇上让位于皇太子，也就是我监国。但是消息传到了母后耳中，寇准因此被罢相，丁谓取而代之。后来因为周怀政密谋废后、杀丁谓，宫里的两个内侍——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向丁谓告密，丁谓连夜与执掌东京兵马的枢密使曹利用密谋。第二天，周怀政被杀，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自此母后在朝中牢牢扎下了根基。

然后在十一月时，父亲下诏，除军国大事仍旧亲决，其余都由我同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等参议行之。

听到消息时，我一时喉头噎住，眼泪就流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当着太子左庶子晏殊的面我哭了。他性格温厚，我最喜欢他的词。我希望他能帮我。

第二天他替我上表陈让。我去见母后时，她问我：“可是担心

父亲身体？”

我摇头，怯怯地说：“我不想要……”

母后一巴掌打在我的左颊上。

丁谓当时任宰相，他对母后行了礼，请母后不要当殿垂帘，请御别殿。母后冷笑，不语。

张景宗、雷允恭却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

张景宗是父亲亲自指定的资善堂承侍，想让他做我的心腹。原来他与别人也一样。

我抬头盯着藻井上的花纹，数那些龙的鳞片。

数到第三条的时候，他们商量好了，决定我与太后每五日一次在承明殿共商国是，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

我以为结束了，站起来要去父亲柩前守灵。

母后又拿了一张手书出来，内客省使，也就是从小就在我身边服侍我的伯方忙拿去宣读。我又坐了下来。

原来母后不喜欢垂帘，要在禁宫中自行批阅章奏，遇大事再召见辅臣。

群臣大哗，场面一片混乱。

我继续抬头数龙的鳞片。

伯方在我耳边悄悄说：“那道手书，似乎是丁谓的笔迹。”

既然如此，刚才他又为何提出要请太后御别殿？

我也希望能像母后一样冷笑，但是眼睛却热极了，眼泪就要夺眶而出。

所有人似乎都已经忘记了，父亲就躺在那里，尸骨未寒。

大概很多年或不久之后，我也要躺在这里，然后让我的妻子孩子和臣子争吵成一片。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以后，绝不停棺延庆殿。

中天紫微垣，是帝王的位置。

东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环列，成翊卫之象。

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北辰最尊。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我躺在步天台的轨天仪内，用游规在双规上找到位置，仔细地看北辰。

不知道父亲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那里。

但是如果古往今来的帝王都要到那里去的话，那里能容下多少英魂？

就在我专注地看着星星时，突然有人在我身边问：“喂，你躺在这个奇怪的箱子里干什么啊？”

我猝然听到有人在我身边对我说话，吓了一跳，游规一晃，北辰就失了位置。

我不是告诉内侍不许让别人进来吗？

我有点恼怒，慢慢地坐起来看那个突然出现的女子。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她，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奇怪的女孩子。

她的衣服很奇怪，袖子窄窄的，领子像把脖子包住一样竖立着。而且……她穿裤子，是很小很紧的那种。

一个女孩子，半夜跑出来，跑到司天监来，还穿着裤子。

没有梳洗，披头散发；没有打扮，素面朝天。

真是很奇怪。

会不会是失魂梦游？

于是我伸手在她面前晃了几下。没想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问：“干什么？以为我看不见你？”

“没有，你的衣服，很奇怪……”我低声说。在她理直气壮的

质问面前，我居然心虚了。

我果然不适合当皇帝。

她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大笑着说：“对不起，我忘记换了。”她好像忘记了她还抓着我的手没有放开一样，只顾自己笑。

她的手心热热的，很温暖，好像她是从夏天里走来的一样。

她看看我，笑着放开我的手，却又用那只手拍拍我的右颊，问：“小弟弟，你的脸为什么变红了啊？”

她摸我的脸……

她居然在这里，摸我的脸……

我瞠目结舌，觉得脸像发烧了一样，血一直往上涌。

她却又不以为意地在冷风里抬头看看天空，自言自语：“不知道跳到哪个年代了。连个空调都没有，真难受。”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所以在旁边不说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摸了男人的脸还这样若无其事的女人。

“小弟弟，姐姐问你件事。”她笑着看我。

我已经十三岁，而且继承了皇位，她却漫不经心地把我叫成弟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比那些跪在丹陛下叫我万岁的人都要温和。所以我看着她点头。

“现在是什么时候？”

“大概子时了。”我说。

“不是，姐姐是问你，现在是什么朝代？”她问。

这个人居然不知道现在是谁家天下，她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我居然也乖乖地回答她：“现在是大宋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

“乾兴元年？什么皇帝啊？”她皱眉。

“大臣们上表，大约要拟为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我说。

“哇，你背得出这么长的句子？”她大笑。

这个人好像不知道自己身为女子似的，嘴要张多大就张多大，眼睛要瞪多大就瞪多大，她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女孩子的矜持？不知道人活得太为所欲为，会很艰难吗？

“那，总有个先帝的庙号什么的吧？”她问。

我低声说：“先帝刚刚去世，礼部还没有拟好庙号。”

“这样啊……”她抓抓头发，然后说，“那就算啦，不知道就不知道好了。”她看看四周，又问，“这是哪里？”

“东京汴梁。”

她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北宋。”

“今宋。”我纠正她。

“宋朝。”她笑着点头，“这是汴梁城的哪里……”

她环视四周，然后吸了口冷气，问：“皇宫？”

我点头，她愣了好久，指着我问：“你……衣服上有龙哦。”

你现在才看见？我不屑地想，但她的样子很可笑，所以我也忘记了追究她直指君王的罪。

我还以为她马上就要跪下来请罪，没想到她看看周围，附在我耳边问：“喂，旁边有没有太监？我没见过，可不可以叫个过来让我开开眼？姐姐请你吃糖糖哦。”

太监？

我看着她神秘兮兮的样子问：“什么叫太监？”

她做了个晕倒的姿势，然后问：“那宋朝应该叫什么啊？阉人？”

“你说内侍吗？”我问。

“对啊对啊，应该是吧。”她说。

这女人真奇怪，皇宫里什么都不多，就是内侍多，她自己去看就好了，为什么要我叫来给她看？

我摇头拒绝。

“小气鬼！”她哼了一声，然后跳到轨天仪旁边，问，“那这

个是什么？”

“轨天仪，是用来观测星象的。”

“啊？真的？怎么用的？”她马上钻进去看。

这女孩子怎么这么随便啊？

我看看下面，犹豫着是不是要叫人来把这个奇怪的女人带走。

她坐在轨天仪里，隔着铜制的圈轨看向我，问：“小弟弟，这个怎么用的？”

我默默地看着她，已经有点残缺的下弦月的光华，在她的头发上打出幽蓝的轮廓。因为圈轨重重叠叠的阴影，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既没有些微威胁，又伸手可及。

我听到初春的夜风从耳边擦过的声音，细细地钻入没有边际的未来。

像水墨画一样，浓浓淡淡又孤寂无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泼的生命。在这死气沉沉的宫里，她看起来是这样怪异。

我的脚不听使唤地就走到她的身边。

在轨天仪旁边半跪下，我指着双规给她看：“这是双规，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南北并立，出地三十五度的地方，是北极出地之度。四面七十二度的，属紫微宫，四面二百二十度，属黄赤道内外宫，南极七十二度，除老人星外，一般隐在地平线下。

“游规上面也刻着周天，用贯接在双规巅轴之上，可以左右运转看众星远近，随天周遍……”

我还没有说完，她就用窥管看向天上，问：“那颗很亮的，是什么星啊？”

“哪里？”我问。

“这里。”她把我的肩拉过去，我没防备，下巴撞在她的脖子上。

“哇，好痛……”她揉揉脖子，然后把我拉到窥管下。

我茫然地看着星星。

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像是白兰花的味道，青涩而幽暗。

她指的那颗星在天市垣东北，应该是谁都知道的才对。

“那是织女星。”我告诉她。

“啊……原来是织女星。”她兴奋地把窥管转来转去，“我看看，牛郎星在哪里？”

她找了半天，问：“这个是不是？”

我凑过去看，可是因为角度不对，看不见。

她把我拉进去。在窄小的空间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呼的气轻轻地喷在我的脖子上。我全身的鸡皮疙瘩一下都起来了，她怎么可以这样？

“喂，是不是啊？”她问。

我抬头看她，她好像比我大很多，已经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了吧……而她看我的神情，却好像我还是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一样。

咬住下唇，我专注地去看那颗星星，原来不是。

“你看，这颗星的北边，有羽林军四十五星在垒壁之南，三三聚散，所以它是北落师门。在羽林军南，北宿在北方，是颗很亮的星星，现在这样明大，象征天下安定；如果微小、有芒角，就会有兵灾。”

我认真地告诉她。她却笑道：“迷信，这怎么可能？”

我默然无语，也许她说得对，因为我六七年来从来没有在星星里看见过什么预兆——就连父皇驾崩，这冰冷的星河也并没有任何预兆。

“我要回去准备进皇宫的东西了，小弟弟，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出现过哦，不可以哦。”她揉揉我的头发，想要出去。但是因为我们都困在里面，我又不碰到她的身体，她一时居然不出来。

她不耐烦，就直接从我身上爬了出去。她的膝盖狠狠撞到了我

的右肋，好痛。

我看她站起来，终于忍不住问：“你是谁？从哪里来？”

“我啊？”她在夜色中回头看着我，微笑，“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你不要告诉别人哦，我明天再来。”

我忙点头。

她笑着挥挥手：“拜拜！”

拜拜？什么意思啊？

我正感到莫名其妙。

她突然在我面前高高跃起，在空中，消失。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看着她消失的地方，呆了好久，然后从高台上下来，司天监的人都在下面候着。

回头看空荡荡的步天台，我问内侍们：“刚才有人上去吗？”

内侍们一起摇头。

我在那里想了好久，终于明白了，她大概就是伯方在故事里说过的狐狸精，她是来引诱人的。

想告诉伯方我今天被狐狸精调戏了，但是，想到父亲，心情变得抑郁，还是没有说出来。


即使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三句以上的话。

我毕竟，没有父亲了。

是的，遇见她的时候，正好是我人生最孤独、最难熬的那一天。未能长成，却已经清楚明白地看见自己的人生，看见自己以后要面对的威严的母后和各怀心事的臣子。

在我最怕冷的时候，她突然来临。

给了我一个掌心的温暖。



[第一章 · 惊蛰]

JING ZHE

尘烟绮年事

“二十一日，群臣入临，见帝于东序阁，群臣拜称万岁，复哭尽哀，退。群臣上表请听政。”

念到这里，伯方低声叮嘱我说：“陛下要推辞两次，等到他们上了三次，然后才可以应允。”

我木然点头。

“二十三日，陈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襚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召辅臣通观。二十四日，大敛成服。二十五日，有司设御座，垂帘崇政殿之西庑，帘幕皆缟素，群臣叙班殿门外。”

我转头看窗外，杨柳刚刚发青。

大约是惊蛰天气。

春天就要来了。

与几位宗室见了面，他们的神情都没有什么异常，只是眼睛红红的，好像平白用辣椒水刺激了一样不自然。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眼泪是流出来的，不是哭出来的。

到东序阁的时候，才发现母后坐了大安辇来。

大安辇是咸平年间，父亲为万安太后所制，上设行龙六条。平时皇太后、皇后常出，一般只用副金涂银装白藤舆，覆以棕榈屋，饰以凤凰。母后在父亲刚刚龙驭的时候，就坐大安辇来，想必不是没有深意。

于是我跪下拜见，然后诏：“以后皇太后出入所乘，都如万安太后舆，上设六行龙，制饰率再加。”

母后在辇中微微点头。

“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臣呼声山响。

如果真能万岁，我还用坐在这里吗？

我父亲若真的万岁，我就可以一辈子在司天监里看着星宿，永远也不用知道人世间的的事情了。

木然地听所有人按礼节哀哭，这感觉真奇怪。

父亲和我见面的时候，大多都是那几句话。

“给父皇请安。”

“起来吧。”

“谢父皇。”

低头无言。

“今天书念了吗？”

“念了。”

“好好用心。”

“是。”

“下去吧。”

“是。”

但是以后连这样的话也不会再有了。

不知不觉我也泪流满面。

回宫后母后褒奖了我：“皇上刚才的举止很合礼节。”

杨淑妃旁边的老奴说：“对啊，那些个宗室，个个哭得那么僵硬，哪有皇上哭得好。”

因为淑妃是把我从小养大的人，那老内侍在我小时候也经常给我逮蚰蚰，大概现在是老糊涂了。所以我假装没听见。

淑妃忙拉老奴跪下，怒喝他磕头。

母后也就不再说什么。她端起茶盏喝了一口，问：“有拟好谁去守陵了吗？”

“还没有。”我低头说。

“那不如封李婉仪为顺容，从守皇陵？”她缓缓地问。

李婉仪，我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也是普通的嫔妃吧。

“一切遵母后的懿旨。”

母后着意看了下我，见没有什么异样，想了一想，又说：“让刘美、张怀德访其亲属入朝吧，她是杭州人，据说在杭州还有个弟弟叫用和，不如让他补三班奉职。”

“是。一切听母后的。”

傍晚的时候，我见到了李婉仪。

我依例讲了抚慰她的话，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口中只是称“是”。

最后我说：“你既没有孩子，长守父皇身边也算是福分了。”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眼里全是泪水，却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只是泪流满面。

这个人，和我一样的哭法。

她跪下磕了头，然后回去了，头也没回。

据说她是有个女儿的，只是和我的哥哥们一样，都夭折了。

在皇家，能长大的孩子是很少的。

我心里难受，看看天色黑了，又想起昨夜那个奇怪的女子。

胡乱吃了点东西，太白已经出来了。

到司天监的路上全是竹子，夜风中斑驳瘦影在我衣袍上晃动。禁苑的灯全是白色，照在青砖上，一股阴寒从地面卷起，直扑人面。

我要去看她吗？

我一身寒意，呆了半晌，然后转身跟伯方说：“回去吧。”

走了几步，回头看一看司天监。

一片寂静。

不知道她来了没有？

我感觉到右颊开始温温地热起来。她手心的温度明明还在我的肤表，那种奇异的温暖却像藤蔓一样蜿蜒地钻入我的心脏。

她身上的香味，是白兰花的味道，青涩而幽暗。

她对我说，我明天再来哦，小弟弟。

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既没有些微威胁，又伸手可及。

我站在离司天监只有百尺的地方，默然地看着那个高高的步天台。

伯方在身后问：“皇上？”

“回延庆殿。”

我已经整整两夜都只是稍微合了下眼，可居然还是睡不着。

起来在殿外看天空。现在天空最亮的那颗星，就是北落师门。

长安城北门叫“北落门”，这颗星星就是以此为名。师，兵动。

北落师门，主非常以候兵。兵，即是兵灾。

太祖皇帝每灭一处割据，就将金银财货分一部分入专库，对臣子说，等库内积存到三五百万时，就可以用来向契丹赎回燕云故土。

从那时开始，对外族就是妥协，而不是用武力。

潼渊城下那一战，胜局已经倒向我们这一边，但是父亲始终不相信能真的打败辽人，而且，他后来还对我们兄弟说，不要战争，万一臣子握紧了兵权，五代之祸就是前车之鉴。

他最后对我说的善待天下，何尝不就是要我安定局势，避让战争？

宁愿屈辱，也不要颠覆；宁愿苟延残喘，也不要失去权力。

这就是我们的国策。

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系？

我其实什么力量都没有。我甚至也不想当这个皇帝。

我排行第六，是父皇最小的孩子，没有贤能，加上年纪太小，也没有公开支持自己的势力，现在能做的，只有乖乖听母后的话而已。

母后现在已经在替我物色皇后，据说是应州金城人，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为了防止前朝外戚干政，她也不是什么显赫出身。

心里正烦躁，伯方突然在后面问：“皇上该安歇了。”

我点头。

伯方伺候我睡下。

周围空荡荡的，仿佛连我的呼吸都隐隐有回声。

宫灯点得又这样明亮，越发映得周围冷清，清清楚楚地看到，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躺在蒙着缟素的房间里，睁着眼，看一室的死寂。

那些宫女在外殿也睡安静了，母后挑选过的人，睡相都是极好的，没有一丝声音。

周围空气也一片凝固。

因为这安静，我害怕极了，手指不自觉就痉挛地抓着被子。那些丝绣的龙，像蛇一样缠绕在我的身上。

我喘不过气来，我看见母后大安辇上的六条龙，从外面钻进来，冷气滋滋地吐着芯子。